

古文含珍貴生態氣象資料

黃競新

：可推論未來三千年

助跨科研究

鐵骨研甲 骨 大隱居陋室



黃競新說，研究甲骨文總會有很多新發現，從未想過放棄。 彭子文 攝

文字為人類記錄語言及信息，是了解歷史的重要依據。若要數迄今最古老的漢字之一，非甲骨文莫屬。甲骨文早在3,000多年前出現，由象形文字演化為一個成熟的文字體系，極為珍貴，被視為古人的智慧。

不過，世人對甲骨文至今所知不多，本港甲骨文專家黃競新孜孜不倦研究逾三十年，揭示了一些從外國傳入的數學概念，如二進制及三進制，原來早已記載在殷商時期的甲骨上；她又發現古時發生的沙塵暴，有助推動現代跨學科研究，由此推敲3,000年後的狀況，作為未來的啟示。這些記載在甲骨上的原始資料，也許就是解開各領域發展的鑰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黃競新（左二）早年主持「甲骨學研究室」。

黃競新居於百多平方呎的公屋單位，但原來她是少數精於甲骨學研究的專家，投身有關學問逾三十年。據了解，甲骨文早於3,000多年前的商朝出現，是古漢字的一種字體。古人用龜甲、獸骨進行占卜所記的文字，故有「甲骨」之名。由於當時一般老百姓不諳文字，所以甲骨文主要用作記錄皇室生活。

揭殷商時已有二三進制

黃競新指，甲骨文字滿是古人的智慧，研究中有不少驚喜發現，例如很多人以為數學的二進制及三進制概念來自外國，但她與團隊在研究甲骨文的過程中卻發現，原來二進制、三進制、坐標及對稱等概念早在甲骨上（即殷商時期）已有記載，「有人說外國月亮圓，但其實

中國的月亮更圓。」

她補充，曾有外國文獻提及中國在600年前才知道有糖尿病，但是根據甲骨文考證，其實早在3,000多年前古人已知有糖尿病。

古沙塵暴捕魚記錄或成「鑰匙」

上幾代的甲骨文研究，主要集中辨認甲骨的文字，但黃競新認為，甲骨中記錄的事情更值得考究，尤其是跨學科領域的研究。她在多年前從甲骨文記錄發現，涉及沙塵暴的字有「霾」、「壘」及「霧」三字，經過多番研究及推算，估計古時曾連續11天出現沙塵暴，遠遠較現時沙塵暴僅維持數天的多。

雖然甲骨未有詳細記載當時發生的時間，資料也未夠完整，但她認為這些重要

的發現陳述了過去歷史真實的面貌，只要結合現代的科學數據研究，與其他環境生物學家、氣象學家及地質學家等合作，可以由此作出更多推斷，「這些記錄會牽涉到未來的生態環境，我們可以視之為啟示：還原當時實況，根據現況，再推論出未來3,000年的情況。」

她又發現古時漁民在河道捕魚，每次竟可撈獲多達3萬條魚，估計河道較淺是原因之一，但相信仍有很多影響因素，要留待跟漁農業專家合作，解開當中的謎團。

在黃競新的眼裡，甲骨的存在就是訴說着過去數學、生態環境、天文氣象等領域的知識寶庫，也是甲骨的「魅力」所在，「甲骨所記錄的是最原始的資料，只要我

們善用，與學者跨學科合作，這些絕對有助研究的」，亦可被視為破解不同領域發展的鑰匙。

視力退熱忱不減 憂後繼無人

雖然黃競新滿懷熱誠進行這些研究，但其視力已不斷退化，左右眼只剩下約一成視力，難以閱讀文字，未來要繼續前進，需要依靠其助理何彥均幫忙，由她口述，何彥均代為書寫。

說起如何傳承本港的甲骨文研究，她慨嘆指，「現時研究甲骨文的學者較少，我擔心會無以為繼，希望多點年輕人加入，承傳下去。」

廚房作辦公室 靠綜援送飯



黃競新將洗手間一分為二，亦作廚房。 彭子文 攝

新居的廚房改作助理何彥均的辦公室。圖為他背靠洗衣機工作。 彭子文 攝

有人窮盡一生追尋財富與地位，但黃競新卻將青春奉獻給甲骨學研究。黃競新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台灣成功大學及彰化師範大學任教，退休後將物業變賣用作支付已故丈夫的醫療費用，其餘儲蓄未有留待養老，反而成立了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用作推廣及研究甲骨古文化。

回港後，資金已所剩無幾的她居住在深水埗60多平方呎的劏房，與學生一起研究甲骨文，去年中才獲房署編派到約160平方呎深水埗幸福邨公屋單位。

「有得研究就可以」

為了善用每一吋空間，黃競新將新居的廚房改作為助理的辦公室，洗手間則一分為二，亦作廚房；客廳及飯廳兩邊都置滿書櫃，收藏了與甲骨文相關的書籍及文獻。

這斗室雖然與黃競新以前在台灣居住的約5,000平方呎寓所難以比擬，但她卻



心滿意足，「這裡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雖然我現在已經沒有人力、物力及財力，但無所謂，只要有地方讓我繼續研究就可以了。」

多年來她每天花十多小時做研究，有時收入不穩，生活難免艱苦；現時生活主要靠綜援金，以及社署的送飯服務，但她笑言即使辛苦自己也會咬緊牙關撐過去，「研究甲骨文總會有很多新發現，所以我從未想過放棄！」

記者 鄭伊莎

「徒弟」展風骨 再忙甘之如飴

研究的道路，有始無終，孤獨漫長，累積的知識精華是一代又一代研究人員接力付出的心血，卻不知道有多少識貨之人會珍視。從2012年起擔任黃競新研究助理的何彥均，本身是理工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碩士畢業，擠在黃競新的公屋中協力做冷門的甲骨文研究，每日朝九晚八，有時周六日也得上班。他不以為苦，反而立志要鑽研，在艱深的甲骨文領域中貢獻己力，充分流露文人的堅毅風骨。



何彥均（右）自2012年開始追隨黃競新一同研究甲骨文。 彭子文 攝

對何彥均而言，學甲骨文就如小孩學寫字，「寫得多便會認得字，我只是比普通人願意花多點時間去鑽研，不過現時仍只是門外漢。」

跟黃競新做甲骨文研究，何彥均周一至周五均要朝九晚七八地上班，有時周六日更要銷假，以舉辦甲骨文推廣活動。被問到會否沒有私人時間，他對此並不在乎，「我放工後，也可以和朋友吃飯的。」

師父：最得力左右手

他還笑言，黃競新的「工作室」面積並不算小，而且在這斗室之中，他可以發揮的空間很大，「俗話說得好：師父帶入門，修為靠自己。」他指黃競新帶領他研究甲骨文，會在旁啟發他，鼓勵他多思考及自行發揮，但掌握多少仍要靠他自己努力。

黃競新指，現時的研究都要靠何彥均幫忙，讓他是自己最得力的左右手。

訪問之時，社福機構職員正為黃競新提供送飯服務，由於黃較早前才用過餐，並不肚餓，何彥均看眼裡，主動幫忙把剛送來的飯煲保暖，留待師父稍後進食，更順手替黃競新遞上一杯清水，非常貼心。

看到黃競新年紀不輕，何彥均也擔心甲骨文的傳承問題，「為甲骨文是中華文化的知識瑰寶，至今卻未為世人所認識呢？其實甲骨文是一種成熟的文字體系，當中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若大家願意探索多一點，也可以找到國家的可愛之處，例如中華文化的淵源，可能會對自己的身份有重新認識及定位。」

記者 鄭伊莎

師從饒老 結婚親題對聯

說起在香港研究國學或中華傳統文化，不得不提國學大師饒宗頤（饒老），而致力研究甲骨文的黃競新原來與對方亦有一段淵源。

黃競新憶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一個研討會認識到饒老，饒老留意到她發表的文章，對她另眼相看，二人亦慢慢加深認識。

寄語研究永留於世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黃競新在港大修

讀哲學博士，其博士論文「甲骨文所見天文氣象研究」，更由饒老任其指導老師。

黃競新坦言，雖然饒老對其學藝的影響不多，但跟她與丈夫交情頗深，饒老亦是見證着二人踏入婚姻殿堂的重要證人。饒老更為他們送上一對結婚對聯「殷曆文章存永業 炳朗文字在蘭臺」，「因為我與丈夫都是研究文字的，饒公的意思是寄望我們的研究像殷曆的典章一樣，永遠留存這個世界，這是很有心思的祝賀。」

饒老當時亦即席揮毫，為二人寫上「百年好合」四字。黃競新將饒公的墨寶一直收存在台灣家中，可惜多年前搬家時不幸遭損壞，令她大感痛心，並慨嘆：「現時饒公年紀老邁，已不能再寫大字了。」

記者 鄭伊莎

一張單人床 一位頂尖學者

鑽研學問之路漫長，隨時花上學者畢生的時間和精力。小記曾訪問過許多知名學者及國際頂尖科學家，他們經過一番努力，在其自身領域均有傑出成就，對社會貢獻良多，黃競新也不例外。不過她的付出卻更多，是筆者見過的一位甘願捨棄錢財、屈居劏房及百多呎公屋，不惜窮盡一生所有也要堅持研究的學者。

訪問在黃競新的家裡進行，甫踏進屋內，客廳左右擠滿書籍，窗旁放了一張單人床，四周雖狹窄但十分整齊，這位骨甲文專家就是坐在床前受訪。

訪問期間，黃競新拒絕透露年齡，笑言年齡是「女人的秘密」……她卻淡淡地說：「你要大聲重複發問，但她有問必答，喜孜孜地分享了研究甲骨文的歷程，絲毫沒有架子。」

「物質於我不重要」

訪問到尾聲時，問黃競新離開台灣時為何不留點儲蓄，寧願用作推廣及研究甲骨古文化，那麼現時生活環境也許可以有所改善，可以多請一個助理分擔研究……她卻淡淡地說：「你要犧牲某些東西（物質生活），才可以得到某些東西（研究），物質於我並不重要。」這種窮追學問的熱誠怎會不令人為之動容？

記者 鄭伊莎



國學大師饒宗頤曾為黃競新證婚。